

▶ 電影

放下導演光環 小青蛙跳出井底

監督の栄光を手放し 井の中を飛び出した蛙となる
Leaving the Position of Director Behind to Broaden My Horizons

文·圖 | Lungnan Isak Fangas 龍男·以撒克·凡亞思 (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電影碩士·導演)

在讀大學的期間，其實我從沒想過有一天我會出國念書。總想說大學畢業，就儘快找份工作，開始分擔家計也讓自己真正獨立。對當時的我而言，出國念書是一筆龐大的開銷，那是「有錢人」才會做的事。

公費留考 窮人家圓夢辦法

然而世事難料，很多事情的機緣，總在不經意時來臨。服完兵役，幾個朋友都在準備國家考試；剛好我也覺得當完兵腦袋空空，很想再充電回味一下讀書的感覺，既然還沒有找到適當的工作，就決定和他們一起去「泡圖書館」。讀書之餘當然會互相聊天，受到他們的影響，漸漸覺得如果可以出國開開眼界，應該是個很棒的機會。而一旦這個想法進入腦袋，自然就開始積極找尋

「窮人家圓夢的辦法」，於是教育部提供的「公費留考」，成為我整個圓夢計畫的第一步。

很幸運的，該年的公費留學考試不但有我有興趣的進修領域——「電影製作」，而且筆試中的專業科目，都是過去幾年我已經自修學習過的電影相關知識。我只需要準備共同科目中從沒研讀過的「憲法」，恰巧我的圖書館戰友們正在準備律師、司法官高考，家教完全不是問題。這種有同伴一起奮鬥的感覺，我想是督促我認真準備最好的動力！筆試順利通過後，口試也跟著過關，「全額提供學費、定額補助生活費」，有了這筆教育部獎學金做後盾，「出國念書」從此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，而是真的可以規劃並執行的一件事！



人一旦下定決心，許多看似困難的事也自然順暢起來。之前羈絆我留在台灣的工作成就，讓我的履歷看起來豐富且專業，而短短兩年的工作期也讓我還捨得放下這些小小資產，重回校園當學生。



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（UT Austin）的校徽是牛角，學校的美式足球隊常是全美第一名，全校對於觀賽都很熱衷。

下定決心 小青蛙跳出井底

然而在通過公費留考後，我的工作也順利了起來。兩年間，我接連拍了幾部紀錄片，分別得到國內外影展的肯定。如潮水般湧來的掌聲和喝采，一時間不禁讓我迷惘：還有必要出國嗎？還是應該繼續留在台灣，以免目前的成績流失？當時這個問題困擾我很久，最後還是朋友一句：「如果你只以現在的成績自滿，放棄去見識外面廣闊世界的機會，那不正是那隻以井底自足的小青蛙？」讓我毅然決然地下定決心，不在乎在台灣正開始茁壯滋長的人脈與事業是否會中斷，反而堅信在這20多歲的當下，能把握機會開拓眼界、增長見聞，必定會帶給我不一樣的刺激與成長，值得花幾年去做！於是我趕在期限截止前，提出國外學校的申請，我開始考托福、寫自傳、讀書計畫等。

人一旦下定決心，很多看似困難的事也自然順暢起來；之前羈絆我留在台灣的工作成就，這時反倒成為一股助力。這些得獎經歷讓我的履歷看起來豐富且專業，否則非電影科班出身的資歷顯得單薄，恐怕無法讓學校印象深刻並願意錄取。而短短兩年的工作期，也讓我還捨得放下那些小小資產，願意再入校園，重做學生。這一切並非事先規劃，但似乎都水到渠成。

不久，我收到了幾間學校的錄取函，興奮之餘，也知道自已必須儘快做抉擇。考量到台灣對學校排名還是相當重視，以及學校的環境、設備是不是能滿足我對「出國尋求新刺激」的想像，最後我放棄其他提供獎學金的小學校，選擇了在電影製作科別中排行前五名的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（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）就讀。這個決定現在看來是



與台灣同學會合影。

正確的，因為大學校除了師資、設備確實有優勢，遇到的同儕也更豐富多元。奧斯汀大學的其他系所排名甚至更勝於電影製作系，聚集很多各科系的優秀台灣學生，我從他們那裡學到非常多的知識。而且可能也是因為頂著知名大學的光環，回國很快就獲聘為東海大學的教員，這些可能是當初選擇有獎學金的小學校所不能獲得的經驗與結果。

挫折無所不在 從細節中展開的留學生涯

還記得當年第一個到美國的夜晚，天空掛著一輪亮澄澄的滿月。不知是不是緯度的關係，月亮看來真的非常巨大，當時我心裡只想：「真的是外國的月亮比較大、比較圓！」車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馳好久時間，卻都是一望無際、空曠的典型德州平原，黑壓壓一片只有零星的房舍散落在路邊，寂寞感

很快就從心底升起。但來不及感嘆，隔日就開始一大堆的日常生活瑣事，從租房子、銀行開設帳戶、考美國駕照到採買柴米油鹽。

整個留學生涯，就從這些小細節開始，一個一個問、一件一件學；每天的生活都是學習，挫折無所不在，連去餐廳都不知道要點什麼。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在美國吃自己配料的三明治（subway），望著滿玻璃櫃的幾10種生菜、洋蔥、黑橄欖、酸黃瓜、起司等，卻因為出國前沒有背誦到這類單字，舌頭像打結一樣點不出來；也不知道那一排4、5種紅紅黃黃的醬料，到底哪種才是我要的味道。服務生連問兩次後開始對我的猶豫擺出臉色，後面排隊的年輕美國人更開始不耐煩地推擠，最後我只好隨使用手胡亂比一比：

「this, this and this」帶著我不知口味的三明治落荒而逃，心中滿腹委屈。

如果留在台灣，早就是小有名氣的「新銳導演」，何必要離家到這個人生地不熟、語言又不通的國家來受苦受難，被別人當做二等公民；更不要說開學後在課堂上，教授提問聽不懂，或是自己有滿腹想法卻有口難言，幽默風趣早已離自己遠去，一堂課可以發言一兩句就已經萬幸的難堪了！但捱過一個人的漫漫長夜後，每天清晨起床我就再勉勵自己：「我已經比別人幸運，有機會來國外見識更大的世界，一定要好好把握；再怎麼挫折辛苦，也沒有爸爸媽媽幾十年在大太



從極靜到極動，我在美國確實看到、聽到許多在台灣不可能接觸甚至想像的新事物，這些經驗非常有趣且值得。雖然課堂上也學到許多專業知識，但出國留學更大的收穫其實是觀念上的改變。

陽下作工流汗累！」就這樣，我撐過了最辛苦的第一年，漸入佳境。

留學的收穫 態度更勝學問

大概從第二年的留學生活起，我開始覺得事情有趣了。生活習慣了，語言也進步許多，去美國各地遊歷，交了很多其他國家的朋友，分享彼此不同的文化，也認識更多同是台灣來的學生。甚至可能因為年紀較長的关系，我也比一般學生容易融入當地的台灣同鄉會，跟當地鄉親產生了深厚的感情，也更了解台灣人在美國生活的實際面貌。

漸漸地，德州已經成為我第二個家，有時要從台灣飛往美國，甚至會有「回」家的錯覺。我開始喜歡德州的山水光色，悠閒的



學校提供所有拍攝器材，以供學生完成作品。



龍男·以撒克·凡亞思

台東縣池上鄉阿美族人，族名 Lungnan Isak Fangas，1975年生。台大社會系畢業後專職拍攝紀錄片，於2009年取得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電影製作碩士。執導過多部紀錄片，題材並未侷限於原住民議題，曾

於美國、台灣、韓國獲得獎項和參展的肯定。《海洋熱》榮獲2004年台北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、觀眾票選最佳影片，亦受邀參加2004年韓國釜山影展觀摩影片。2009年新作品《誰在那邊唱》為原住民樂團「圖騰」勇闖樂團的奮鬥史，預計2010年夏天上映。

生活步調，隨時可以划船、慢跑、踢足球，好像回到台東老家一樣；我也喜歡在假期去紐約欣賞、感受最前衛的流行文化，興奮於世界上竟然有人可以這樣表現藝術。從極靜到極動，我在美國確實看到、聽到許多在台灣不可能接觸甚至想像的新事物，這些經驗非常有趣，也非常值得。

我的留學生涯一共持續了4年半，最後結束在決定和太太回台灣生小孩的那一刻（回台灣半年後拿到學位）。雖然我在課堂上也學到許多專業知識，對返國後工作的提升大有幫助；但比起這些「實際的學問」，我個人覺得出國留學更大的收穫是在一些觀念上的改變。從1個人出國到3個人回國；從青澀無知不確定自己要什麼到擁有一套生活哲學；從看到外國人就自動矮半截到知道世界不過如此運轉，沒有誰比誰大，台灣人不必自己瞧不起自己……。這些態度的轉變，讓我從此看待人事物有不一樣的觀點，這是當初如果選擇繼續留在台灣的我所不會擁有的。我很慶幸自己有了這樣的經驗，也很鼓勵未來後進也都能把握這樣的機會。◆